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敝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貴。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憲然訪予。予未之前識也。費予以文。予視其貌。溫然。儒人。

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纒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耻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予。予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槩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邪。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予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予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元皆儒冠。貲業

送宜黃何尉序

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塗者。何如邪。毛君甚然予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夫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于罷。而惜其

去藏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哀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次榮矣以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外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况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停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况今天子重明耀正光輝日

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迂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出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

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予謂此未足為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為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為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為彭君言也予與彭君同為江西人聞其賢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尚有不畔于善惡且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為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

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為說然而卒為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于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功勤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為人子盡子道為人

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飢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閒雅。與和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邪。至其考訂偏傍。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澹菴詩。則蓋有識之者。八問其得官獲罪。本未異哉。其言之也。予於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予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

將東上。予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祇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為蠹室。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宗其門庭。建藏之

後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里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
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
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予予於是有感因書以
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榜掠上能擇吏吏能
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楊林溪者
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勤誠使
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予嘗因其所爲有所感
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抵牾乃
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
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
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直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
禍福詳矣乃獨畧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
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以干
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羈旅絕糧於陳卒窮死

於其家顏冉夫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闕茸委瑣周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閱蒙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畧於知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與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遺豈亦天之所與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旣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兼爲我言之

贈黃舜咨

陳正己以書導黃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予荅之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于蒙莊子。因歎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予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為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黃舜咨者也。

贈汪彥常

番陽汪君彥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恚，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為，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為福唐陳縮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向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壞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

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
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爲善爲公，心之正也；爲惡爲私，心之邪也。爲善爲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爲惡爲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病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爲之者，此真爲善爲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事息，復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爲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溫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此來又以啓事見予，多經史全句，皆尾詳整，類從事塲屋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爲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既別，求予言，因覈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醺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

方小方同一理也詩
知小方則大方必
精先生嘉其存
未及究其所學

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
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淳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
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惟醫哉因其求言
遂書以勉之

贈疎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之入龍底直二
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
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
於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
翁曆官為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

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
予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
日而抵予家四日之夕發予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
岡事既遂抵疎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
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
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為日久矣是亦可
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予言甚力且
曰當寶藏之予於是得所托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也夕
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崇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就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季崇。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填。千亢著雍渚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粢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清藍。鷺翹鳧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護呈黃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

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標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予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予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吾家庸齋梭山二兄。

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
窺玉淵以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遊啓半山礫潭風練
飛雪冰簾掩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
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
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既縮又
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
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咸會長少爲善之
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
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闈後生學子來從予遊者日
以益衆予與之遊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
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予於
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日朱伯虎進而
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初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
侍函丈乃始自覺皆若負芒願賜更之予於是名以元瑜
字以忠甫耳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
瑜然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
與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
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掩不揜之

謂志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格豈遂能盡免於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為元瑜也故曰忠肅予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予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篋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觀其說始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易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曰樾卿字以宏父暑風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以是況云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磨研考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未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為矯亦強貌甚當若以為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微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

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
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
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
時文移官白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白
信州雄石鎮木朱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
傳所記故老相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
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為大
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
至已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紀後
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

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
使一人今日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
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日押衙者豈幾是與施其地者曰周
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
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
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則固宜不可盡考
丞鄴稱鎮長白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
丞與侍御史職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
曰丞鄴宅西而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
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聖井水流出為石坑謂之

君坑實折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承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為跋。予觀唐於今為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為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

甲辰春初為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有，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為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簡

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謚四字，嬰為忠勇誠信侯，杵臼為通勇忠智侯，厥為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真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升公為中祠。於是嬰封為強濟公，杵臼為英累公，厥為啓佑公。徙廟于青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

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免置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為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居遠告予，以有行，予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為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交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

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文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易說 爲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爲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自爲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裏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

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坎陽裏而

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為連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

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
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
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卦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為老陽變 三偶八 為老陰變 兩偶八

一奇四 為少陽變 兩奇四 一偶八 為少陰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 六七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
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
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
五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二

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
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
著五岳總為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
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
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
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為數之
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
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為四象即是老陽少陽

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為稟陰陽之分自稟始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九為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九三十六每爻為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十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惟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

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前後首尾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爲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爲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入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爲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爲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爲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奠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爲十三與七爲十二與八爲十四與六爲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七之生

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間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爲合蓋一與五爲六故一六爲合二與七爲合蓋二與五爲七故二七爲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蓋五者變

之終也。參伍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爲四方，天以氣運而爲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爲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有中，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爲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論語說

苟至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遠免，過不可以遠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如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况於學者，豈可遠責其

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若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爲能備道，故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爲父盡父道，爲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仁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道，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爲，以至於全備，物欲汨推移之

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始有時而亡矣。故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皋陶謨之九德。日嚴祗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齊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達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

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上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第。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爲。常人固不能盡爲。然亦有爲之者。聖人之所不爲。常人固不能皆不爲。然亦有不爲者。於其爲聖人之所爲。與不爲聖人之所不爲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依於其所不能泯滅。

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已
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
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
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
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擴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
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
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言者專一也。志固為氣
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

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
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
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正字。則辭不
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廢。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
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詖淫
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
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

字乃是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說淫邪道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脫說淫邪道之名。須先脫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說辭蔽而不解。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為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汎言息邪說。詎說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為說。孰為淫。孰為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

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蒸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爲之默然吳必有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蒙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

後之人誰實爲知黠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失火曰家人失火以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爲則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贖馬民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贖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治之弊中國以事

夷狄訖其業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冢掘落耳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爲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爲哉此等皆黃老言誤之也學絕道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沒於是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及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末哉武帝之所以求

勝於黯者乎帝自爲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木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爲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爲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吹聲之人也及其遽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爭以爲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爲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乃

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橋下久謂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驅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止也

雜說

皇極之建舜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於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遠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

竊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祖征之歸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精詔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及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幾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諉曰寡鄉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獨為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歿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強之以事有若

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爲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爲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

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爲非。反以爲德。豈不甚可歎哉。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侮慢人之心。

則有侮慢之容。侮慢之色。侮慢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有有侮慢人之心。而偽爲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

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

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亦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門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畷之人良心之不一。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行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

學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亡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彘。可以辨志。繫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沈重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

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兪。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為小人。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

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遺行遺明則耻尚得所不行不明則耻尚失所耻得所者

本心也耻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耻者得所耻者

也耻存則心存耻亡則心亡于寶晉論有耻尚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耻名浮於行先生因書表記書此語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古格崇降聖人有以

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

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

能劫於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入之於道譬則蹄泔污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

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蹄泔亦水

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

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

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况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爲之聚歛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宜爲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爲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旣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遺勉其君修德行政勸之以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

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徇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濶可謂不明之甚也

